

玫瑰坊

名作家的初恋

蒋泥 深情力作

简体中文
独家授权
蒋泥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Rose Mill



玫瑰坊

名作家的初恋

蒋泥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坊:名作家的初恋/蒋泥编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 - 228 - 07587 - 0

I. 玫…… II. ①蒋…… III. 恋爱—通俗读物

IV. C913. 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02]第 076751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琳

责任校对: 谢 芳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 - 2816212 2825887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18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 - 228 - 07587 - 0 / C · 123 总价: 60.00 元



序

组这部稿子时，我长时间沉浸在早已久违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越深入越觉得它们有滋味，凄凄惨惨的，上面覆了一层落花，轻轻地，有风儿吹送，落花便卷起自己美丽的心，等候沙沙的微雨儿飘起来整个的世界，细细地浇上去，再把岁月时光淋湿，积成一摊粉红色的水。一片记忆，转眼间便渗进了泥地，埋一千年一万年，直到天老地荒。

最初，在向朋友们约稿时，我把要求报出来，说需要他们谈自己不成功的初恋故事，没防到刚开口，就赢来一片笑声。有的说惭愧，没有初恋；有的说自己的初恋逮着了，未曾“飘逝”；大多数却说，怕老婆看到，那会很不高兴的——他们私心里还希望把空白留给最后成功了、至今还死死绑在一块儿遭罪的那位。

这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感情，连夫妻之间，现在都彼此保住许多密，想暗箱操作，蒙混过关。

我义不容辞地开导说，这多不诚实，认识有先后，融入别人的生命需要一段过程，再者，婚姻对象上的选择范围不能太局限吧，天空海阔日日刺激着，长人精气神不说，起码还利于优生优育哩。

但他们还是怕。

我算是见识了一批真正的“妻管炎”，最后不得不严加逼供，每一位这才硬了头皮，大显神通，管它天崩地裂，先避开现任黄



脸婆、绿眼公愉快一把再说。于是，数日里晕晕倒倒，与飘飘忽忽、若隐若现的可人儿周旋，一唱一叹，亦歌亦哭，总算摔出各式各样的故事来。

有的比较早，小学时就开始了；有的发生在中学；也有的比较迟钝，直到大学、甚至大学以后，才有了“故事”；更有的是步入社会，在工作、交往过程中感应上电与光的。

“幸福的故事没有多大分别，不幸的故事却各有各的原因。”一次误会，一句话不中听，某种偶然，性格的、家庭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不一而同。

或直说，或曲说，或旁说，或歪说，或抽身游离出来，密布烟云。附属地，就派生出调侃、游戏、拷问、反省再一股脑儿搅和，搅和在各自悲凉的心绪里，看得我泪水荧荧，脑中不时响起“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旋律来——语言之不足，只能“长歌当哭”。

所谓“长歌当哭”，怕就指趋于极至的情感经历，无法形诸文字，而以“长歌”替代，让音流把我们整个儿带过去，感应一把，共鸣一把，哭哭啼啼一把。

是不是呢？

初恋是一次人人充满甜蜜回味的“死亡”，是一个精确的路程，是你与我的头一回，凄苦中伴随了丰沛的体验与遐思，专注执着，云蒸雾绕，死去活来，意乱情迷，几乎把一个人内心里最洁白的那部分痴情烧尽，许多人通过它，才读懂了自我，读懂了生命，读懂了人性，读懂了社会，从而获得动力，明确今后努力行进的目标与方向，提升了做人的境界。

相反的例子也不少，不很成熟的人，由于第一次的失败，心灵上强烈地遭到真正意义上的打击，整个人快要垮掉了，因爱不

成而生仇埋恨，从柳絮曼舞，一步跳入枪林弹雨、金戈铁马的世界，一幕幕悲剧、惨剧，于是屡见不鲜。

如此，对方的出现在你一生中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不管怎样，我们从来都没有退缩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初恋，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了。

初恋是永远的！

“甜蜜的死亡”更叫人刻骨铭心。事隔多年，“死亡”中的痛苦渐渐抹去，余下的一多半是怀恋与不能忘，我们越来越爱了那个“爱”本身，而不在乎对象是谁，毕竟它是我们完完整整的付出，少了此后步入社会，感情污七八糟后沾染的那份或淡或稠的烟火气

记得徐志摩的诗中记载过这份付出，这种恋爱。

他这样说：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星，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间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试，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如今，那段感情逝去了，且回首，看看脑后那颗璀璨的明星！

蒋 泥

2002年8月12，北京。

目 录

序..... 蒋 泥(001)

第一辑:性爱与情爱

性爱与情爱..... 摩 罗(002)

蜻蜓点水..... 许知远(024)

风吹白纸坊..... 洪 烛(030)

俩人行..... 余 杰(035)

第二辑:一切由命

李敖与我..... 胡茵梦(062)

民国女子..... 胡兰成(084)

一切有命,莫勉强..... 沈从文(120)

鸟语..... 徐 讷(124)

我的初恋..... 邓 肯(160)

第三辑:边缘的爱

体验单相思..... 周大新(164)

我的爱人在月亮上..... 王 军(169)

心灵呓语..... 闫 妮(174)

苦涩的甜蜜..... 孙方友(185)

爱上不该爱的人..... 士 玮(190)

平淡的初恋·····	聂鑫森(205)
轻愁落花·····	蔡振英(214)
我的王子·····	马 拉(218)
边缘的爱·····	石钟山(242)
为爱放生·····	明 芳(247)

第四辑：清清的泪光

青春童话·····	关圣力(257)
清清的泪光·····	簪爱宗(277)
尖锋时刻·····	徐国美(295)
梦断紫竹院·····	郭子华(303)
生死觅真爱·····	许国霞(307)
飞扬的裾裾·····	晓 阳(312)
该选哪一个·····	蒋满意(320)
我被平淡冲垮·····	张 岚(323)
遭遇网恋·····	雪 儿(326)
你在哪里等我?·····	龙紫娟(329)
忘记你,只有离开·····	刘 露(332)
高三那年·····	Didi(336)



第一辑 性爱与情爱



001

性爱与情爱

摩 罗

一有空我就坐在阳台上，向着街上看女人。虽然车声人语十分嘈杂，整天透过窗子往办公室里钻，这些天我简直因此而神经衰弱。可是一坐到阳台上，将眼光投向楼下五彩缤纷的人群，我的心神马上集中起来，那些嘈杂之声几乎难以干扰到我。

我喜欢海南这样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暖季最长，女人们总是可以穿着单衣和裙子在街上徜徉。寒季是女人们比衣服的季节，因而也就是比地位比钱的季节；暖季却是女人们比肌肉比线条的季节，因而也就是比青春比生命的季节。暖季的每一个女人都展示出了灵动的身段和一种令人迷醉的肉味。

我得承认这种迷醉对我极为不利。我的思路总是不规矩，我总是充满了欲望，充满了邪念。而欲望和邪念总是生产痛苦的材料，甚至就是痛苦本身。我总是为了稳定自己控制自己而五脏如焚，身心交瘁。我这样在阳台上成天成天地坐着，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眼睛，好像能多少发泄一点什么，却也常常把自己心中的骚动撩拨到极点。那种骚动总是把我推到生命的边缘或叫死亡的悬崖。

小罗，小罗。这是总编在喊我。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听候总编的吩咐。他叫我与小周一起，去把那几张招聘广告贴出去。三角池贴一张，大同路上贴一张，汽车站、新港码头各贴一张，再在编辑部门口贴一张。我一一应承好了，去阳台上拿稿子。我禁不住纵目向府城那边张望。我期待着从那边走来一个身影。那天与总编一起上街办事，走到人才交流中心门口时，我眼睛忽然一亮，嘴里禁不住念叨：哦，

这个女人竟然这么丰满！我马上发现同时有两个人 向我看：一个是总编，一个是那个受我称道的女人。我立时感到拘谨，逃也似地走开了。那个女人却叫我回味无穷。我平时总是喜欢女人穿红裙子和白裙子，可是那个女人的黑裙子却 那么美。她的整个膀子都露在外边，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的膀子像乳房一样叫我产生性晕眩，她的膀子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我是一个泛爱者，我说每一个女人的美都是不可替代的，便证明我的性爱极难集中起来。我内心深处仇恨男人对女人一对一的占有，我至今 拒绝婚姻主要就是为了拒绝某个女人占有我的全部感情。我在阳台上久坐遐想时，几乎是把自己的感情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往来的女人。可是那一对丰腴圆润的膀子一出现，就打破了我的平衡，使得我每天在欣赏街景时就多少有点敷衍的味儿。而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暗藏着对于她的期待。

我一边纵目搜寻一边思忖，也许我的泛爱主义是因为我至今没遇上一个真正攫住我的灵魂的女人？为什么见到那一对圆膀子，就出现了这种兴趣的倾斜呢？也许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本是因为先民们都被某个特定的异性攫住了心魂？



这时小周在催我动身。

关于女人我有许多悲哀的故事。我曾对许多女人钟情，可是有机会与之相亲近的有地几个呢？不说相亲近吧，就说我抱着一丝勇气向她走去的，有过几个呢？

我总是自我规范，自我藩篱。我从生活的每个角落，看出无穷无尽的约束。每一个约束都令我仇恨，可我又自觉地遵循每一种约束。我没力量没勇气冲破那横亘在我面前围裹在我四周的约束。这种心灵的约束使得我在女人面前总是十分拘谨。因为我对每个女人都有邪念，一旦与之接触，我就感到一种邪念在窜动。我不得不尽力掩饰我的邪念，于是我的神情也不正常了，言语也不正常了。为了不让她看穿看透，为了结束自己的忐忑和狼狈，我只有尽早逃脱。

如果是一个漂亮女人，更叫人受不了。那种欲火几乎要燎到脸上来，烧得我焦头烂额。我必须调动一切力量来压抑，直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几乎没有调节气氛、轻松关系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我只能忐忑着提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一提心就恐惧。我恐惧面前的漂亮女人，更恐惧我自己。这种压抑和恐惧总是把我推到别扭尴尬的高峰、不体面的高峰。

于是我就自卑。

自卑到抬不起头来。我想当我在写自卑这字眼时，比其他一切人在一切场合下的运用都更加具有可悲的辛酸内涵。“自卑”之涵义因为我的过于深重的体验而获得了一次彻底的实现。

我所谓邪念并不单指性交（通常指生殖器部位的交媾）。人们把男女之事狭解为性交实在是过于浅薄过于不通男女之事。这的邪念指的是与异性接近和交往的渴望。这种接近与交往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当然生殖器部位的交媾也是其中的一个层次和一个方面。

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地洞》。某个小动物，或是耗子或是猫

吧,获得了一点财产,就算是食物吧,想藏在一个地洞里。可是放到哪里都不放心,都怕被别人或别的动物无意践踏了它,二是怕别人或别的动物有意侵犯了它。这只耗子显然把它的食物看得太重。

我是这只耗子,我所要掩藏的是亲近女人的欲望。我怕这种欲望一旦表现出来,就受到践踏和侮辱。我经不起这样的践踏和侮辱。

我对自己的感情看得太重了。我对别人的感情期望太高了。

一个重大的障碍:我长得太不漂亮。用尖嘴猴腮、獐头鼠目来描写我的尊容,也许分量还太轻了。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瘦弱,这么丑陋。少年时期我没认清自己。后来知道自己丑陋不堪,我经历了那么沉重的幻灭。从此我的心理就不正常了。从些,我每看到一个丑陋的男人寻了一个同样丑陋的女人,就对他生起悲悯。我悲悯他在确认自己形象丑陋时的幻灭感,悲悯他在不得不接收一个丑陋女人作匹配时所经受的内心痛苦。



有一回我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一起玩,她的聪明和天真烂漫使得我对她十分喜爱。可是,当她笑得最高兴最忘情时,我忽然对她流起泪来,因为她长得实在有点丑。当她长大了,突然发现自己丑陋不堪,那时候,她这天真烂漫的心灵会受到怎样的摧残啊!我为她提前体味着那种痛苦,所以流泪。她却不懂,她过来为我抹泪,问我为什么流泪呀。我怜受地接着她,亲在她脸上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想,她真不如这个时候死去。一个女人不能长得漂亮就只能获得生活的一半,一人女人不能长得漂亮真不如早点死去。

005

死去也是一种悲剧、一种痛苦。于是我又想,每一对男女都要把小孩生得漂亮些,尤其要用后天的努力使小孩长得很漂亮些。

有一回,一个远房哥哥带了才一岁的儿子到我那里去玩。我觉得小侄子长得水灵、清秀,比我隔壁的的也恰好一岁的小男孩可爱得多。隔壁那小男孩皮肤黑、个儿小、样子笨,他的父母本来就智力一

般，个儿也矮，品性也叫我厌恶。

可是3年以后，我那小侄子又一次到我那里去玩，情形大不一样。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与我隔壁的小男孩都拉开了一大段距离。这个小男孩每顿都是吃小灶，有录音机电视机可供娱乐。有许多玩具可供培养智力，父母还教他认字，他整天跑、跳、唱，很可爱，连身高也大超过了我的侄子，似乎大上了两岁。

我的侄子却那么笨、那么憔悴、那么黯淡无光、那么怯怯不敢动弹。我觉得他是如此可怜，我觉得天下所有穷人的孩子，所有农民的都是如此可怜。我同时开始讨厌这位小侄子，每次回家，我总怕见他：怕他那呆头呆脑卑卑怯怯的模样；怕他那从垃圾堆里捡几块脏石头在手里、坐在黄昏的村口哭泣，盼着他父母从田野里归来的模样；而且，当他父母归到村口时，往往还会吼叫着咒他为什么独自跑到这黑苍苍的村口来。

他总是把我童年辛酸和丑陋结结实实地推到我面前，叫我不能不看。

一个人的悲剧从童年就开始了。

何止是童年，简直是还没出生就有了不幸的命运。我的祖先世代代是最低层的劳苦得，他们整天劳累，整天在苦难中哀号挣扎，肌肉永处于紧张状态畸形状态，这样一代一代遗传，一代一代加剧，除了生出丑陋的后代来，还能有什么造化呢？

丑陋乃是我的宿命。

任何一种悲惨的宿命都是令人痛苦的。

我有时甚至觉得太对不起那些对我钟情过的女人，因为我没有一副好的形貌取悦她心魂。有一回，与阿芳合影，还隐隐地对她瞧不起。难道女人不应该找个漂亮英俊的男人吗？可她却偏偏瞧上了我这个丑八怪，可见她没什么眼力。

这一切心理现象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可悲的事实：我长得太丑陋，我无法在男女交往中获得自信和更多的好机会。

招聘广告贴出去以后，当天下午就有许多人涌到编辑部来。他们全是像我一样的大陆仔。其中部分是已经有了落地地，但希望找个更好些的单位再跳槽的，大多数则是上岛不久的新的求职者。

事实上，所谓要聘编辑记者若干名，全是骗局。真实的意图无非是引他们上钩，然后再动员他们回大陆去，到各个厂家做说客，劝他们把钱寄到这边帐号上来，参加一个经济信息网络。待他们的钱寄到了，那些说客们再提取一点报酬。这叫忙者得小头，闲者得大头。上当的不只是那些跑网络的，还有些轻率寄钱来的厂家。我们的总编是个搞工程技术的，对于经济他狗屁不通，对于经济信息当然也只能是牛屁不通。

小周却应付得很好。每来一个人或一群人，他就集中精力来骗他们上钩。我被这种油腔滑调吵烦了，便到阳台上去看风景，关于女人及其裙子的风景。可是仍吃不消小周的油嘴滑舌。我看着那些满怀希望的求职者一步步地咬钩上当，真想大声提醒一句：这是骗局，可我不能说什么。我只好吃过饭就提着包往外跑，到那些院子里或宾馆里去敲敲这个门，又敲敲那个门，企图采访到一点可供我应付差事的材料。



这一天，我回到办公室时，见到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女人，正在与小周交谈着什么。她很礼貌地向我点头，并起身给我让座。那黑色的裙子和丰腴的身段和圆润的膀子，使我突然感到晕眩。有一根神经在微微抖动，这根神经是连着生殖器和牙齿的，因为这两个部位通感到一种奇怪的痒，痒得我只好把牙齿死死咬紧。至于另一个部位，无法加强力，只好在那种晕眩中，忍受着那种微微颤抖的冲击和折